

資治通鑑

(五)

中華書局印行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三 起施蒙軍開盡疆圍大荒落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十三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是日魏文帝即位於城西

赦改元大統追尊父京兆王為文景皇帝妣楊氏為皇后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

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

抵靈州 為蘭津在平涼西北唐分平涼之會寧鎮置會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

大將軍 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

二月 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

潘崇和以為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

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

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孟子齊宣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

斯可為之服矣孟子曰諫行言聽齊宣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

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謂三

之曰後收其田里此謂三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民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

議以為高后於永熙離絕未彰宜為之服東魏從之

資治通鑑 一百五十七 梁紀 高祖武皇帝

魏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李虎等招諭費也頭之衆與之共攻靈州凡四旬曹泥

請降 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大行臺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

廣平王贊為司徒 乙卯魏主立妃乙弗氏為皇后

乙弗之先世為吐谷渾渠帥居青海即禿髮傳種所襲者也魏平涼州之高祖莫莫擁部入附其後從幸又遷洛遂家焉子欽

為皇太子后仁恕節儉不妬忌帝甚重之 乙卯魏主立妃乙弗氏為皇后

改元神嘉居雲陽谷 李延壽曰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

秋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魏之邊境常被其患謂之胡荒

荒服之外者也披皮義翻 壬戌東魏丞相歡襲擊大破之勃海世子澄通於歡妾鄭氏

歡歸 歸胡自襲 一婢告之二婢為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妻

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淑

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入見歡偽為不知者請見妻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

通子如妾此事正可掩覆 覆數又翻 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

程正叔曰古人言結髮為夫婦如言結髮事子邪故妻財少見歡在城下戰役幕之使婢

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 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晝夜供侍後避葛賊

葛賊謂州貧困妃然馬矢然與自作靴 隨志靴胡履也取恩義何

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 妃二女長靜帝武男承大業

諸澄為且妻領軍之勳何宜搖動 領軍將軍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鞠之子如

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教二婢反其辭

反音 脅告者自縊又於計翻乃啓歡曰果虛言也歡大

悅召婁妃及澄妃遙見歡一步一叩頭澄且拜且進

父子夫婦相泣復如初又復扶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

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斤又翻甲子魏以廣陵

王欣爲太傅儀同三司又侯壽洛干爲司空又侯萬莫北翻

壽洛干即 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殊禮

固辭 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寶泰

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按韓軌傳爲秦州刺史又考魏收

之誤又以秦爲太師號曰率 魏丞相泰置子霸上子如與

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五代志後魏置東雍州於華

時脩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

王羆臥尚未起聞閣外匈匈有聲此必利翻匈許容祖

身露髻徒跣持白挺大呼而出此得鼎翻杖也白挺即今

東魏人見之驚却羆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

子如等遂引去兵以氣勢爲用兵之勇怯恃主帥此其所以

而能却敵也 二月辛巳上祀明堂 壬午東魏以

咸陽王坦爲太傅西河王恂爲太尉宗翻東魏使

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發十萬夫撤洛陽宮殿運其材

入鄴 丁亥上耕籍田 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

兗州樊子鵠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魏收志秦

平郡太和末罷建義中復置治 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丘久

不下昭以水灌城己丑大野拔見子鵠計事因斬其

首以降始子鵠以衆少降戶江翻悉驅老弱爲兵子鵠

死各散走諸將勸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幸橫

被殘賊跋望官軍以救塗炭橫戶孟翻跋去今復誅之

下衆復同民將誰訴皆捨之 戊戌司州刺史陳慶之

伐東魏與豫州刺史堯雄戰不利而還東魏豫州治汝

三月辛酉東魏以高盛爲太尉高敖曹爲司徒濟

陰王暉業爲司空禮翻東魏丞相歡僞與劉蠡升

約和許以女妻其太子禮翻下后妻同蠡升不設備歡舉兵

襲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降降戶餘衆復

立其子南海王歡進擊擒之俘其皇后諸王公卿以

下四百餘人華夷五萬餘戶壬申歡入朝于鄴朝直

以孝武帝后妻彭城王韶孝武帝后魏丞相泰以軍

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

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史翻泰用武功蘇綽爲

行臺郎中魏收志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居歲餘泰未之

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就蘇綽以決

則就之之就 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

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處昌昌翻惠達入白之

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

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

觀漁行至漢故倉池水經注沔水枝渠至章門西飛渠引水入

兵起于莽死於此臺蘇綽傳亦 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

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

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

罟而還意問綽不在觀漁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臥而

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治直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

之前席初臥而聽繼起而整衣危坐又不覺膝之前語遂達曙

不厭爲曙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

以政詰去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

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帳計

者具來歲謀殺之大數以世有有為之主必有後人多遵用之能者出為之用若謂
東魏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代侯淵淵既沈約曰廣川縣本屬信都後漢屬清
失州任而懼行及廣川齊桓公家管仲家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屬廣川郡遂反夜襲
青州南郭劫掠郡縣夏四月丞相歡使濟州刺史蔡齊桓公家管仲家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屬廣川郡
儁討之濟州淵部下多叛淵欲南奔於道為賣漿者
所斬送首於鄴元慶和攻東魏城父魏收志陳留郡
城至隋改浚縣為城父縣屬誰郡五代志誰郡城父縣宋置浚縣
又考沈約志陳留浚縣並寄治誰郡長垣縣界則知諸志所謂浚
縣開封之浚縣也真宗改浚縣曰祥符所謂城父則今毫州之城父
縣是也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寶泰帥三
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師讀曰率以任祥
為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任音五月魏加丞
相泰柱國即柱國大將軍之官元慶和引兵逼東魏南兗州東
魏洛州刺史韓賢拒之東魏既還魏以洛陽為洛州領洛陽
月慶和攻南頓豫州刺史堯雄破之秋七月甲戌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念賢為太尉部因以為姓侯壽洛干為司
徒開府儀同三司越勒肱為司空越勒出於越勒益
州刺史鄧陽王範南梁州刺史樊文煥五代志普安郡
州刺史西魏改曰始州合兵圍晉壽魏東益州刺史傅敬
和來降江翻範恢之子鄧陽王恢費妃之子敬和豎眼之子也
傳豎眼者功梁金而子為降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
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
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為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
兵百萬刻期西討亮翻東魏遣行臺元晏擊元慶
和或告東魏司空濟陰王暉業與七兵尚書薛琰
貳於魏曹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及晉分
中兵外兵為左右與舊五兵為七曹然尚書唯置五兵而

已無七兵尚書之名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北齊復為五兵八月辛卯執送晉
陽皆免官時東魏丞相歡居晉陽執送二人取其裁決春秋晉為
使僕射高隆之與司空曹參軍辛術共營之元魏
刺史趙郡李愍勸令附魏愍從之剛由是得至長安
丞相泰以剛為左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
信等於梁見上卷上年說式茂翻泰使剛來請之九月
丁巳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為司空旭
冬十月魏太師上黨文宣王長孫稚卒長知魏
秦州刺史王超世丞相泰之內兄也謂之內兄內弟驕
而驢貨泰奏請加灋詔賜死十一月丁未侍中中
衛將軍徐勉卒卒子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
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范徐既沒專任癸
丑東魏主祀圜丘甲午東魏閭闔門災門之初成
也高隆之乘馬遠望謂其匠曰西南獨高一寸量之
果然高居與翻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肯改音
隆之恨之至是譖於丞相歡曰忻集潛通西魏令人
故燒之歡斬之北梁州刺史蘭欽引兵攻南鄭梁
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原公洋音年又音詳洋內明決
而外如不慧兄弟及眾人皆嗤鄙之嗤五獨歡異之
謂長史薛琰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歡嘗欲觀諸子
意識使各治亂絲治直之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

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偽攻之兄澄等皆怖撓帥讀曰率怖音布獨勒衆與樂相格樂免冒

言情猶擒之以獻初大行臺右丞楊愔從兄岐州刺史幼卿以直言爲孝武帝所殺愔從兄用愔愔同列郭秀

害其能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愔懼變姓名逃於田橫島五代志東萊郡即墨縣有田橫島久之歡聞其尚在召爲太

原公開府司馬所親任張本頃之復爲大行臺右丞扶

十二月甲午東魏文武官量事給祿以爲給祿之差

量音 魏以念賢爲太傅河州刺史梁景徵爲太尉

是歲鄧陽妖賊鮮于琛改元上願有衆萬餘人於妖

鄧陽內史吳郡陸襄討擒之按治黨與無濫

死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陸君

柔然頭兵可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

爲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魏妻七細翻魏使中書舍

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史翻由是柔然不

復爲寇復扶

二年春正月辛亥魏祀南郊改用神元皇帝配魏高

和十六年以太祖道武帝配南郊神元祖高

皇帝魏之先祖拓跋武皇帝配南郊神元祖高

自將萬騎襲魏夏州將即亮翻身不火食四日而

至縛稍爲梯角翻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

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

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普樂劉豐

復叛降東魏魏置普樂郡屬靈州五代史志靈武郡迴樂縣後周

曹泥降魏今復叛樂音郡宋曰靈州西南至涼州九百里去年

洛復扶又翻降戶江翻 魏人圍之考異曰北齊書與略皆云周

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

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帥騎迎泥及

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高歡豈不欲與字又爭靈州以豐

爲南汾州刺史東魏置南汾州於定陽隋改定東魏加丞

相歡九錫固讓而止 上爲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

帝帝追尊考順之曰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買

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於上據梁紀普通

改置校尉增加奉秩南州即今探石校戶教翻少詩照翻 誣弘氏爲劫而殺之沒其材

以爲寺殺無罪之人取其材以爲二月乙亥上耕籍田

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爲大行臺并州刺史大中

通五年魏以歡爲大行臺歡以授其子澄歡居晉陽并州刺史地任要重故亦以澄爲之求入鄴輔朝政直

下同 承相歡不許丞相主簿樂安孫奉爲之請爲于爲

我乃許之丁酉以澄爲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

考異曰魏帝紀爲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北齊文惠紀天平元年

爲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按

尚書令不在外大行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詩少

臺不在內今兩拾之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詩少

既至用灋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

崔暹爲左丞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

拳劇飲醉甚而卒卒子丞相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

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折而爲我求可代者子如舉

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主簿收子建之子也魏子建見

五年通 他日歡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飲殺魏收

治文書不如我意治直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爲誰

時東魏以高季式以司徒記室廣宗陳元康對曰是能

夜中聞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即授大丞相功曹掌機

密考異曰典略孫季式在大同十年四月按季式然後陳元康爲

功曹事並在九年北史元康傳又云章劉勳升軍事按勳升威遷

在元年孫季式二年儲府今不取然則事平宜置於入輔之下

大行臺都官郎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

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

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平原趙彥深同知機密時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東魏丞相歡令阿至羅逼魏秦州刺史万俟普侯景之歡以衆應之三月戊申丹楊陶弘景卒弘景博學

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茅山在今建康府句容縣南五十里山記云漢時有三茅君各乘一鶴來此故名焉卒于仙逝呼到翻朝直遙翻之遊及卽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

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先諮之月中嘗有數信月中謂一月之中也信使信也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王衍字夷甫何晏字平叔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弘景傳曰後侯景果在昭陽殿史言修

時知數者也時士大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及之甲寅東魏以華山王鷺爲大司馬華山魏以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司徒万俟洛爲太宰洛字受洛

樂于受壽同音洛樂亦同音按北齊有太宰之官仍晉制也西魏用周制置太宰無太宰之府儀同三司之下又有開府同三司之儀尙書右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

言政治得失上時掌翻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尙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子江

四所上封事必不敢言帝崇信釋氏而窮兵廣地適以毒民用法寬於權貴而急於細民等事特毛舉細故而論得失耳用東魏高盛卒高盛東魏越勒肱卒越勒肱魏秦州

刺史万俟普與其子太宰洛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人奔東魏阿至羅兵以

東奔考異曰普降東魏事北齊書帝紀在三月甲午與略在六月北史齊紀在六月甲午周書帝紀北史魏紀齊紀在五月今從之

紀按考異前所引北齊書帝紀又引北史齊丞相泰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秋七月庚子東魏大赦上待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請

討高歡上不許勝等思歸前荊州大都督撫寧史寧謂勝曰按寧傳寧居撫寧鎮考魏北鎮撫寧郡又無撫寧郡又按勝寧及盧柔皆北還盧柔蓋去年親餞之於南苑勝懷

上恩自是見禽獸南向者皆不射之射翻行至襄城東魏丞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弃舟自山路逃歸勝等舟行蓋自淮入潁自潁入汝汝從者東餒道死者

乘輿播越天也乘輿非卿之咎丞相泰引盧柔爲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九月壬寅東魏以定州

刺史侯景兼尙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將魏以扶風王孚爲司徒斛斯椿爲太傅冬十月乙亥詔大舉伐東魏東魏侯景將兵七萬寇楚州

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景弃輜重走直重十一月己亥罷北伐之師魏復改始祖神元皇帝爲太祖道武皇帝爲烈祖魏改二祖廟號見一百三十七

十二月東魏以并州刺史尉景爲太保壬申東魏遣使請和使疏上許之東魏清河文宣王亶卒

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寶泰趣潼關趣七癸未東魏以咸陽王坦爲

太師是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八

三年春正月上祀南郊大赦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魏收志景明元年置

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倚居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

綴吾軍使寶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寶泰常為

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

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

悔何及也蹉跌何翻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

潼關吾軍不出灊上元大通六年歡攻潼關今大舉而來

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

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寶泰必矣行臺

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為然庚戌丞

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

子直事郎中深晉武帝置直事郎中深曰寶泰歡之驍將

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小關在潼關之

谷寶泰躁急必來決戰驍則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

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沮在回師擊之可以

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

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寶泰猝聞軍至

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水經注曰桃林之塞湖水出焉

擊寶泰大破之士衆

皆盡寶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

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為殿複姓殿丁練

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折而丞相泰亦引軍還此

而進杜佑曰南山在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

弟猛略與順陽人杜密等謀翻城應之杜密字仲卿洛州

刺史泉企知之此魏太和中所改洛州也沿上洛殺岳及猛

略杜密走歸救曹義翻中竹仲卿以爲鄉導而攻之殺岳及猛

矢通中者三義翻中竹仲卿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

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

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救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復扶又翻恨不見

曹以杜密為洛州刺史救曹創甚復扶又翻恨不見

季式作刺史曹弟也丞相歡聞之即以季式為濟州

刺史救曹欲入藍田關唐志京兆藍田縣有藍田歡使人

告曰寶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威拔身可

也救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

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餘生無幾

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

路逃還泉杜雖皆為土豪鄉人輕杜而重泉元禮仲

遵陰結豪右襲密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二月丁亥上耕籍田籍泰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

敬容為中權將軍中權將軍二百護軍將軍蕭淵藻為

左僕射右僕射謝舉為右光祿大夫魏槐里獲神

璽槐里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大赦三月辛未東魏遷

七帝神主入新廟七帝道武帝元太武魏斛斯椿

卒時斛斯椿為魏太傅按椿居爾朱高歡之間以智數聞其君臣

泰同刻若無能為者權不在己無以舞弄其智數也夏五月魏以廣陵王欣為太

宰賀拔勝為太師六月魏以扶風王孚為太保梁

景徽為太傅廣平王贊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武川

王盟為司空東魏丞相歡遊汾陽之天池水經注太

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淨鏡而不流得奇石隱起成文曰

北燕京山上有大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得奇石隱起成文曰

而進杜佑曰南山在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

弟猛略與順陽人杜密等謀翻城應之杜密字仲卿洛州

刺史泉企知之此魏太和中所改洛州也沿上洛殺岳及猛

略杜密走歸救曹義翻中竹仲卿以爲鄉導而攻之殺岳及猛

矢通中者三義翻中竹仲卿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

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目

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救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復扶又翻恨不見

曹以杜密為洛州刺史救曹創甚復扶又翻恨不見

六王三川以問行臺郎中陽休之對曰六者大王之字歡字賀六三川涇渭洛之洛指關中之洛水今涇渭洛亦王者當王天下河洛伊爲三川王若受天命

爲三川坊同三州而入于渭當王于沉大王若受天命終應奄有關洛歡曰世人無事常言我反況聞此乎

慎勿妄言休之固之子也嘗從劉昶南伐行臺郎中中山杜弼承間勸歡受禪歡舉杖擊走之高歡之志蓋

聘以吏部郎盧元明通直侍郎李業興副之通直侍郎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

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勅其卿風流者以諧及隴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

景弘農楊遵彥清河崔瞻爲首瞻而神儁名挺寶之

以字行瞻懷之子也懷力時南北通好好呼務以俊又

相誇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銜命奉使者也無才地

者不得與焉與讀每梁使至鄴使疏吏下爲之傾動

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日高澄

楊忠之勇留置帳下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恆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

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恆農戊子至恆農庚寅拔之擒東

魏陝州刺史李徽伯魏收志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治城帶恆

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綱

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左丞行臺左丞也魏收志

泰許之綱乃與士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

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爲郡守守式遣諜說諭東

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衆諜達東魏以東雍州刺

史司馬恭鎮正平正平本漢晉之臨汾縣魏魏文帝七年分置

之恭棄城走泰以楊綱行正平郡事上修長干寺

三堆縣屬焉有三堆戌隋改平寇縣為三堆縣屬門郡宋白曰嵐

相歡擊之柔然退走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

貪汙言於丞相歡請治之治之歡曰弼來我語爾語牛

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朱渾道元

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

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

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史言高歡權時施宜以疑固其歡

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

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

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

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

刺猶色角翻射而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

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

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

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

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

曰鮮卑是汝作客言如傭作之客也語牛得汝一斛粟一

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史言高歡每用

術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歡曹歡號令將士常鮮

卑語教曹在列則為之華言教曹返自上洛歡復以

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又翻以司空侯景為

西道大行臺使景經略與教曹及行臺任祥御史中尉

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

牢任音千乃莫北翻侯渠教曹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握

梁魏泰常中置豫州治虎牢後得汝南置豫州以虎牢為北豫州領

廣武梁陽成阜郡梁陽亦博舉之戲也劉禹錫輟傳曰初主人執

古之齒其制用骨梁陽四均鑄以朱墨標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

止依以爭道是制也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以博投記

之又爾朱世隆與元世儼提梁忽聞局上欲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

王隆其惡之既而及禍李延壽曰提梁此書胡戲近入中國云胡

召嚴祖教曹不時遣柳其使者使者曰柳則易脫則

難柳居牙翻教曹以刀就柳刎之曰又何難貴不敢校

明日貴與教曹坐外白治河役夫多溺死溺奴貴曰

一錢漢之賤也隨之死教曹怒拔刀斫貴貴走出還

營教曹鳴鼓會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諭久之

乃止教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教曹引弓射之射而

歡知而不責閏月甲子以武陵王紀為都督益梁

等十三州諸軍事益州刺史為後紀與本東魏丞相

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班志壺口山在河東郡北

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

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教曹遂

圍恆農恆戶登翻歡右長史薛琬言於歡曰育翻西賊連

年飢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教曹已圍陝

城粟不得出陝式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

北必利翻記月令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

捷粹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

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考

使戒華州刺史王巖語使者曰老巖當道臥貉子

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使疏史巖華戶化翻諸牛偃翻五代

同州焉胡縣後魏曰華陰縣各屬北方有之似孤當睡康曰格某
白切說文云北方身種也鄭玄曰格于曰郭璞曰今江東通呼格
為狹狹余按北方身種乃指夷路之格孟子所謂謂謂曰何不
早降江縣大呼曰呼火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

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漢志馮
東南入渭山山下有灃梁原洛水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
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
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

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
輜重自渭南來渭而西用翻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
水經注沙苑在渭北沙苑之南即漢

懷德縣故城五代志焉胡縣有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
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其得
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易弋今懸師渡河非衆所

欲獨歡恥失寶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懷德力翻反也
細故不忍憤怒者謂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
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

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
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
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灋往往捷之具知敵之情

狀而還還從宜翻歡聞泰至癸巳引兵會之候騎告
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
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

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陳讀曰陣下李弼爲右拒
趙貴爲左拒杜預曰拒方陳陸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
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謀翻都督太安

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戰以決勝負譬
如獬狗或能噬人獬漢書音義征例翻又居例翻狂且渭曲

葦深土濘無所用力泥濘也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
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使斛律羌

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侯景此言固亦有恃衆輕敵之
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
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史言

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時東
破之李弼弟獺身小而勇獺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
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數曰膽決如此何必

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
勇何必數級謂不必數其斬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

刺之刺七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
華原以簿歷營點兵簿者軍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

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
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

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驀駝就船乃得度
喪甲士八萬人張翥奔鎧仗十有八萬鎧可丞相泰追

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
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沙苑之戰字又泰不

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
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

懶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

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十二將李弼獨孤信梁

西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宮姓也左傳虞大夫有宮之奇東魏洛州

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

賊匿戶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歛起斫之斷脛而卒

將步騎二萬趣洛陽復扶又翻洛州刺史李顯趣三

荆西魏洛州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

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乘

歸路此千載一時也齊人謂立物今又稱兵西上上時吾欲與兄起兵斷其

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

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

歸之猗氏縣自漢以來屬河東郡漢曰猗氏本郡國也後以猗氏

爲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

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

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

而猶爲高氏固守荷下可翻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

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

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

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五代志又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

改爲絳州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

歸順絳州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

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

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杜佑曰洪洞故城在平陽北四固重

陽縣也隋義寧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

守固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

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

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爲晉州刺史史

河東諸將各行其志爲東西魏宣文獨孤信至新安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

洛高教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

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西遷見上

年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

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水經注洛陽之南有新

經其水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

散惟河東柳蚪在陽城陽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魏

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詎之爲開府屬詎將侯翻東魏

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收志太平

長社城鎮許昌潁川陽翟郡武定七年改爲鄭州賀若統

氏志內入諸姓有賀若氏北俗謂忠貞爲賀若氏若人者翻

魏都督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

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魏收志太平初置梁

開封陳留汝南潁川汝陽義陽新蔡初安襄陽城陽廣陵郡鹿氏也

風俗通漢有巴郡太守鹿旗魏收官志阿鹿桓氏後改爲鹿氏也

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榮陽執其太守蘇淑

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江翻偉先護之子也護見

一百五十二年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穆爲榮陽

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

寶攻潁川帥讀曰率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

遼西怡峯怡峯名峯遼西怡峯之子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

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後魏置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言雄等軍逼潁川相去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少謂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潁川背城爲陳以待背蒲妹陳讀曰陳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降下同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峯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宛陵縣漢屬河南尹晉屬滎陽郡魏併宛陵縣入新鄭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收志天平初置陽州治宜陽領宜陽金門郡那椿人姓名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萬俟普爲太尉司農張樂臯等聘于東魏司農脫字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

粲戰於蓼塢水經注蓼水出河北縣襄山蓼谷當時之人於此谷築塢因謂之蓼塢漢書音義曰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魏師敗績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東魏都鄴以魏郡爲清都尹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問古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荊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從才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濟州禮翻漢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萬人漢博木翻攻城黑野黑野妙翻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

郡二郡東魏皆以屬司州故云然不奉詔命又不侵境言無詔命使季式討賊而賊又不來侵州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所故謂之私軍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實封陸貲賜紫魚袋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梁紀十四起著雍敦牂歲開逢因敦牂七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大同四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東魏碭郡獲

巨象送鄴魏志云昌二年置碭郡治下邑城屬徐州碭使則鄴丁卯大赦改元元

象二月己亥上耕籍田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

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降戶同丞相泰滅

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之治直將

復河南諸州魏梁迴章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梁迴

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魏東

洛州治洛陽諸將帥亮翻下同乃帥百騎至大隗山班志河南郡密縣有大隗山魏收志密縣屬梁陽郡遇魏師日已暮勇多

置幡旗於樹頭夜分騎為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

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還從官翻廣州

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

辯之從弟也盧辯仕於西魏而勇仕於東魏從才用翻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

復入東魏考異曰典略侯景克廣州在十一月按北史魏文帝紀二月東魏陷南汾潁豫廣四州今從之初

柔然頭兵可汗始得返國事見一百四十九卷音義事魏

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雖信使不絕

不復稱臣使疏更翻下同復扶又翻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

侍中黃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淳于單親寵任

事以為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

數為邊患數所魏丞相泰以新都關中方有事山東

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為化政公主妻頭兵

弟塔寒妻七又言於魏主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

甲辰以乙弗后為尼魏立乙弗后見卷大同元年使扶風王孚迎頭

兵女為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其使三

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敗見上請解大丞

相詔許之頃之復故考異曰北齊帝紀止有高祖解丞相年因中山之捷而復也柔然送悼后於魏前久間后車七

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唐志鹽州五原縣有烏池也柔然遇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東向

扶風王孚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

魏仗南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閭氏丁丑大

赦以王盟為司徒丞相泰朝于長安還屯華州朝直

下同華戶化翻夏四月庚寅東魏高歡朝于鄴新解丞相遂不

散騎常侍鄭伯猷來聘考異曰魏帝紀在二月丙辰秋

七月東魏荊州刺史王則寇淮南此淮南謂光城之南非

指古淮南郡治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膺之得如來舍

利大赦言佛也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

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帥讀曰景悉燒洛陽內

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自魏

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

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為前驅八

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漢志河南郡有穀城縣師古注曰師水騎奇寄侯景等欲整陣以待其至陳議儀同三司太

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三字姓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

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五代志新安縣有孝水水經注在河南城西四十里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

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恆農恆農晉縣泰進軍灑東

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

邙山陳書曰邙山在陳東與千金渠合又泰以輕騎來見其

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

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龍東軍

士扶正果翻打也荀子曰仁人之兵當之者潰燭之者角摧案角鹿

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

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河陽

子也樂音洛從才用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

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在領曰闔西扉也

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從才問敖曹所

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必此

利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

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萬俟普尊老爵尊而齒老

侯景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翻稽首

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北

也河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萬俟受洛干在此能

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唐

未戰數十合史言兩軍確鬪氛霧四塞則翻莫能相知魏獨孤

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

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

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

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

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翻色海翻陷陳既深從者

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

常著破衣弊甲從才用翻破衣義翻創初敵不知其將帥

故得免將帥所翻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

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

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謂兵有難

倉猝可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

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圍之

十餘重帥讀曰率呼火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

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

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

乃射之應弦而倒射而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

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閉

門拒守。桓帝登細柳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

蔡祐追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蔡祐字爾

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史言泰氣衰

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

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史言

東伐關中，留守兵少。少詩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

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

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

互相剽掠，關中大擾。妙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

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據長安子城，伏德保

咸陽。雍州用魏後魏置咸陽郡於石安縣石安漢渭城縣秦之

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卒降于西魏

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罽鎮河東，大開城門，悉

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

志，王罽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

必恐城陷，任自出城，眾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闕

鄉。吳音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

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

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武帝入關及劉義真之敗，左傳

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為信也益當驚擾，今軍

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

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斬思慶禽伏德，

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化華太保梁景睿以疾

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

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

魏師至崤。魏志太和十一年置崤縣屬弘農郡因三崤山一名

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

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

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謂亮事蜀況讓之老母在此，不

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歸心。若用猜

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

泰還屯華州。化華東魏大都督賀拔仁擊邢磨，納

盧仲禮等平之。見上卷景裕本儒生，太師歡釋

之，召館於家，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

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調如一。

從容往復。難乃目調語無際可尋，性清靜，歷

官屢有進退，無得失之色。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

端嚴，如對賓客。冬十月，魏歸高敖曹寶，泰莫多妻

貸文之首于東魏。散騎常侍劉孝儀等聘于東魏，

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

置襄州復扶又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避賦役

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

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守式又翻長知兩翻以

枉灋論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五代志

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

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

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長知延孫資遣

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

克數所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

州刺史京南謂洛以延孫以澄清伊洛為己任魏以延孫

兵少少詔更以長壽之婿京兆韋灋保為東洛州刺

史西魏洛州治上洛以配兵數百以助之灋保名祐以字

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伏流城伊川郡治所隋

經注曰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有三壘山伊水逕其下又東北逕

伏流嶺東劉澄之永初記稱伏流嶺有伏流坂者今山下又東北逕

許西則非也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

郎中天水權景宣曹魏置二十三郎有中兵外兵都兵帥徒

兵三千出採運採運者使之採木會東魏兵至河南皆

叛景宣間道西走莫翻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

舊收志天平中置新城郡治孔城屬北荊州五代志河南郡伊闕縣

舊曰新城置新城郡杜佑曰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又曰高

齊置孔城防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

張白塢塢在宜陽西北水經注河內軹縣有張白塢在漢水北

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伯

蘭所殺章法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

據宜陽將即亮翻遣陽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收

志天

平初置陽州領宜陽金門郡魏南兗州刺史韋寬患之輟

治宜陽縣戶登翻音酉然南兗州治誰城在東魏境內孝寬未能取其地也乃詐為道恆

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謀人遺之於琛營道恆字

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恆及

琛嶠五代志嶠山在魏南兗州界灋遂清灋遂清字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

險要也杜佑曰魏山嶠南十二里即玉壁城請築城自恆農

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

如故東西魏蓋於汾州據險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

始改崔亮年勞之制崔亮制年格見一百銓擢賢能又

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薦

擢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

之史言高澄收拾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為中衛將

軍丹楊尹何敬容為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為僕射

纘弘策之子也張弘策南陽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

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為時俗所嗤鄙古

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異按翻自徐勉周捨既卒普通五年周捨卒大同當權要者

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己任元年徐勉卒卒子加翻異善伺候人主意

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孟翻異善伺候人主意

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

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之休沐

自省中出還叔第為休下伺相吏翻好呼到翻下還叔第車馬填門唯王承王稚及褚

翔不往承稚陳之子王陳儉之子帝用之翔淵之曾孫也

齊佐命齊佐命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

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之祀宗廟仍